



# 先人种树

XIANREN ZHONGSHU

季栋梁著

那狗经过了好几家大门，却在他家大门口站住了，偏着脑袋看了他两眼，目光有些散乱，就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他被狗给弄糊涂了，难道狗也不知道它要做啥？他呸了狗一口，狗瞥了他一眼，走到另一个门墩子前，又偏着脑袋看那个门墩子，他想难道它要蹲在另一个门墩上？那才叫有意思，一个门墩子上蹲着他，一边却蹲着一只狗。就在他想着的当儿，那狗果真就上了另一个门墩子蹲了下来。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那狗经过了好几家大门，却在他家大门口站住了，偏着脑袋看了他两眼，目光有些散乱，就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他被狗给弄糊涂了，难道狗也不知道它要做什么？他呸了狗一口，狗瞥了他一眼，走到另一个门墩子前，又偏着脑袋看那个门墩子，他想难道它要蹲在另一个门墩上？那才叫有意思，一个门墩子上蹴着他，一边却蹴着一只狗。就在他想着的当儿，那狗果真就上了另一个门墩子蹲了下来。

# 先人种树

XIANREN ZHONGSHU

季栋梁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人种树 / 季栋梁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4.7

(灵武文丛 / 孙志强主编)

ISBN 978-7-227-05803-8

I. ①先… II. ①季…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7643号

先人种树 (灵武文丛)

季栋梁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封面设计 伊 青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mailto: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6319

---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803-8/I·142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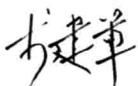
定 价 3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序

中共灵武市委书记



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文学作品是展现这种力量的载体，是人们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文化人生意义最直观表达。经文联同志编纂整理，《灵武文丛》已定稿待刊，这是从灵武优秀作家16部文集中精选出来的，主要有《风流云散》《先人种树》《儒仁的栈道》《名不虚传》《金紫宰相》《路边的刺玫》《灵州记忆》7部作品，掩卷之余不禁感慨，一个拥有30多万人口的灵武，有这么多热爱文学的人，而且，所收作家如查舜、季栋梁、王佩飞，诗人杨森君等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的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各种奖项，有的作品还被翻译为阿拉伯语、英语在海外出版，影响广泛。他们笔耕不辍，默默奉献，为社会文明和文化进步增光添彩，我为他们的勤奋与坚持而感怀。

灵武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自古就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枢纽、军事重镇和文化中心。历史上曾有众多文人墨客赞美过灵武，如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李益“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韦蟾“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等佳句名篇吟诵至今，灵武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游牧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大漠文化、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构筑了灵武底蕴丰厚、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这些本土作家正是基于这样丰富、多样的文化脉络，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我们历来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十分关注和支持文化建设

学工作。近年来，广大文学工作者依托良好的创作平台和灵武丰富的文化资源，出版发表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作家。如查舜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穆斯林的儿女们》获1991年度庄重文文学奖，长篇小说《青春绝版》获中国首届回族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季栋梁《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获中国文学奖，《小事情》继获北京文学奖之后，又获宁夏文艺评奖中篇小说一等奖，《吼夜》获全国文学奖；王佩飞的诸多作品被国家级选本选载，《日子的味道》获得宁夏文艺评奖中篇小说一等奖；杨森君的诗歌曾数十次入选全国性选本，多次获得宁夏文艺评奖一等奖，他创作的《父亲老了》一诗，被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国际文凭组织中文最终考试试卷采用。这些优秀的作品、优秀的文学工作者，将我们灵武的文化发展和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不少作品描写了灵武家乡变迁、反映灵武历史文化和灵武人时代风貌，对人们了解灵武、认识灵武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从一个侧面向世人展示出了灵武人的文化底蕴。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愿望。今天的灵武，得黄河之利，借“两区”建设之势，已连续两年进入全国科学发展百强县行列。适逢灵武经济发展大跨越之际，我们更应该奋力搞好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推动灵武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灵武文丛》不仅是新时期灵武文化传承和弘扬发展的有效载体，也是彰显灵武文化特色，塑造灵武精神，树立灵武自信的优秀成果。

希望灵武的文学创作者们继续努力，能以更多的形式来宣传灵武，提升灵武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建设开放灵武、富裕灵武、美丽灵武、和谐灵武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阅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对文化、知识、智慧和感情的一种积累，也是对心灵的一次涤荡。希望广大读者朋友们，都能够通过这套丛书，发现和了解宁夏灵武文化脉络，同时，也期待灵武有更多人才出现，更多精品享誉国内外文坛！期待灵武文化更加辉煌！

## 目 录

001	小事情
017	水 窒
037	离 乡
051	泼 烦
067	正午的骂声
084	野菊坪
098	死人的事情
109	陶 罐
115	偷 娘
131	塔 吊
150	麦 戏
165	紫花苜蓿
183	日头挪着影子
221	对着风说
237	紫 穂
257	木桩上的冯全
267	闰年闰月
284	先人种树

## 小事情

### 坐 牢

福根坐在大门口看着天空。天空有几朵闲云，一会儿羊一会儿狼的变幻着，似乎有意和人玩耍，没有一点雨样。

大门口的那棵杨树叶子卷得像雨槽，灰蒙蒙的，风掠过时发出金属的声音，像有人心里瞀乱敲着碎犁铧。

远处的秦山河谷赤彤彤的，像着了火一般，在阳光下十分刺眼。

福根揉揉两眼，觉得眼睛生疼生疼的。

“日他妈。”福根这样骂了一句，又骂了一句。他吃了一锅子烟后，看看到了饮牲口的时候，便将烟锅收了起来别在腰里。

福根赶着驴去驮水。到了窖口见窖口有狼藉的鞋印。鞋印上是很好看的蛇抱九蛋图样。再看看窖口有湿坨，他心里仿佛给人揪了一把。这三伏天，日头像炭火一样，烤得驴毛都一层层地掉哩，昨日的水痕怎么也不会湿到今天，再说他打水小心得像打油，咋会把水洒成这样？他趴在窖口一看，锁子是给人撬过了。狗日的用了啥家伙撬的，水泥沿子都撬坏了。他扑通瘫坐在窖口，浑身无力。他从腰里取下烟锅又吃了一锅子烟，然后取过斗子，放下窖去，一直放到窖底，一量，他出了一身虚汗，他的水整整下去了一尺一寸五。在这缺水的日子，他每天驮水都要量一量窖里的水。他心里好不后悔，

婆姨说这几天许多人家的窖都干了，会有偷水的，让他晚上守水。他撒了个懒，说不咋的，窖口是水泥做的，锁子又大，可是现在……他霍地站起来，踏踪追找，就这样一直找到了旦子家。

来到旦子家门口，福根停下脚步，他想旦子要是不承认，自己该咋说呢？旦子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不进去咋都不行，那是一尺一寸五的水呢！

旦子也正坐在院子里眯着眼睛，看远天那几朵闲云一会儿羊一会狼地变幻着，一会儿又像一群狗在乱追乱咬。旦子心里想狗日的云是下雨的东西，现在却在那里耍哩。这时间福根的影子就直直地截到了他跟前。他没有抬头看，他知道是福根，心里一阵发虚。

福根手里提着根杨木棒子，是从旦子家的院墙根拔下来的。旦子怕猪拱墙根，在院墙根栽了些木棒，猪一拱就拱到棒子上去了。

“狗日的，你偷了我的水！”

福根说。他的影子完全遮盖了旦子。

旦子的眼前出现了短暂的黑暗。他抬起头来，眼睛在毒烈的日头下有些模糊，两个眼眶有两疙瘩洁白的眼屎，十分刺眼。他挤巴挤巴眼睛说：“你别赖人，我偷了你家的水你有啥证据？”

“你狗日的别装蒜，我赖你？我把脚踪打到你家来了。”

福根这么说着，用那根棍子不停地捣着干透了的地面，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个小窝窝。旦子站了起来说：“你别赖人，我没偷。”

福根说：“你狗日的不认账？”

旦子眯着眼睛说：“我没偷为啥要认账？这世道越来越日怪了。”

福根想说你婆姨会纳蛇抱九蛋，你鞋底上总纳蛇抱九蛋，可他又想现在我要说出来，他把鞋藏起来或者扔了，不就没证据了。人要要起赖来，是没有办法的。他就说：“你说你没偷让老天说话吧。”

旦子就说：“让老天说话吧。”

福根盯了旦子几眼，他听到旦子说这话时底气不足，就又说：“让老天爷说话吧，老天爷说话就要人命哩。”

旦子抬头看看他说：“要就要屎子，命有啥值钱的。”之后便不再说什么。

么，继续看天了。那闲云已经游远了。

福根觉得自己要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可是又不知道还要说啥，想了想便出来了。到了门口他又回过头来说：“让老天爷说话！老天爷一说话就要人命哩。”

福根回到家把水倒进缸里，喂好了驴就去找村长。

村长也在院子里眯着眼睛看那几朵闲云。闲云已远到了南山，什么都不像了。村长没有像他和旦子蹶在地上，村长是躺在一把红椅子上。县里有个单位来村子里扶贫，给村子的学校送来些桌椅板凳，最好的一把椅子村长留下了。

村长看看福根，福根就说：“村长，我家的水让人偷了。”

村长说：“噢。”

福根说：“是旦子干的，我把踪一直打到他家去了。”

村长说：“噢。”

福根说：“你是村长哩，你不能不管。”

村长说：“噢。”

福根说：“村长，你不能只是噢，现在的水是啥，你比我清楚。”

村长说：“噢。”

福根说：“你看你还是村长哩，你光噢，我的水给人偷了。”

村长往起坐了坐说：“噢，你没偷过水？”

村长把话说得很轻，轻得像出气（呼吸）一样。可他这么一说，福根的底气就开始泄了，狗日的老天爷作弄人时谁没偷过水呢？可是旦子狗日的心太黑，一下子就偷走了他的一尺一寸五的水，因此他强鼓着气说：“旦子一下子就偷走了我家一尺一寸五，我也只有不到三尺水了。”

村长说：“噢，这狗日的天气。”村长说着又眯着眼睛找那几朵闲云去了。

福根站在那里，没办法说了，一下子没了主意。福根想那是一尺一寸五的水哩，他偷水从来都没偷过人家那么多的，一尺一寸五的水他一家人能吃上一个多月哩。可村长只是个“噢”。他站在村长家门口想，便明白过来，村长之所以这么说，跟前几天的事有关。前几日村长的爹死了，人家都出五

块钱的礼，可是他没钱，满村子借了个苦才借了三块钱，就出了三块钱。村长一定记住了这事。

福根离开了村长家，在山头上看了一阵天，那几朵闲云也游得不见了，天就展展像一块一色的石头了。他说我不能这么就算了。他就想到了派出所。他想我一开始就该找派出所，村长算个×，偷东西的事派出所管哩。他很后悔去找村长。在村子里的小卖部，他赊了包带把的香烟。

来到派出所，他看到有两个人，也在告状。他在一旁听了听也是水被偷了。

派出所里有两个公安，福根拆开了烟递了根过去，可那两人没接。他就有点手足无措。

一个公安说：“这狗日的天旱得，到处是偷水的，得处理一下，小事弄成大事哩。”

于是两个公安一个跟那人走了，一个就跟福根来了。

公安骑了摩托捎着福根来到了村子里。福根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还因此坐了一回摩托。看着这个公安也就二十三四的样子，心里想人家把人活得，人家家里一定不愁吃水了。因此心里就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福根领着公安先在窖上看了现场，又顺着那踪找到了旦子家。

旦子想着福根大不了叫村长来，能咋样？可是他没有想到福根直接叫了公安来了。摩托声晌到院子里来的时候，他心里就一阵乱动。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可是却又不知道要躲到哪里去，这时间福根就带着公安进了院子。

公安看看旦子说：“你就是旦子？”

旦子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他还在想着要躲起来的事。硬去地府阎罗殿，不和公安打照面，没好事。

福根说：“你没听见？公安同志问你哩。”

旦子忙说：“我是我是。”

公安说：“你偷了福根家的水？”

旦子说：“我……没……偷。”

子，结巴不说，还软不拉耷的，像是放了一个很没味道的屁一般。

公安说：“把你家的鞋拿出来。”

旦子进去抱出一堆鞋来。

福根和公安翻了许久，却没翻出一双有蛇抱九蛋图样的鞋来。

公安看看福根，福根脸上出了一层汗，他说：“他一定把鞋藏起来了。”

公安说：“那我们进去找找。”

旦子把在门上说：“我家的鞋都在这里，连我婆姨脚上穿的都扒下来了。”

旦子这么说着，婆姨就从屋里走了出来，果然精着两只脚。

公安说：“让开，别阻拦我办案，小心我把你铐起来。”说着扬扬手中明晃晃的铐子，一把扯开了旦子。

公安和福根进了旦子的家，他们就用不着再找那双鞋了，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全是水，大小十二个缸和所有的盆盆罐罐都盛着水。静静的水映着从窑门口进来的阳光，把整个窑洞照耀得金碧辉煌。

公安没有见过这么光亮的水。他有些发呆。

福根趴在水跟前激动地说：“这是我家的水，这是我家的水。”

公安想了想走到旦子跟前说：“你还有啥话说？”

旦子跪在地上把头埋到两腿之间，福根说：“你别装，你狗日的心太黑了。”

公安说：“偷东西是要坐牢的。”

福根说：“你说咋办吧。”

旦子不说话，旦子抬起头看天。

公安说：“那就赔吧。”

福根说：“咋赔，水没价，值钱的时候有钱买不上，不值钱的时候一分都不值。”

公安想了想说：“那你说咋办？”

福根没想到公安会问他这话，他说：“我也不知道。”

旦子说：“你看上啥拿啥吧。”

公安说：“那就这么办了。”

福根说：“我要水，我啥都不要，我要水。”

福根的声音很大，像是一种什么夜鸟的叫声，听起来让人有些骨头发酥。

公安瞪着眼说：“这样你找我干啥，那我走了，你把他当水的吃上吧。”

公安这么一说，福根就不敢说话了，他说：“公安同志，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旦子家没有一样东西值钱的。

公安和福根从窑里找到了院子里，没找到什么。后来公安就看到了那只拴在树上的羊，公安就说：“那就这只羊了。”

旦子的婆姨见他们要拉走羊，立刻像只抱小鸡的母鸡横过来说：“这是我的羊，你们拉走，我就死。”

公安见这个精着脚的女人这样说话，真就没了办法，他说：“你偷了人家的水还不想赔，那就让你男人坐牢。”

旦子站起来说：“坐牢就不赔了？”

公安说：“坐牢就不赔了。”

旦子就说：“得坐多长时间？”

公安说：“最少也得一年。”

旦子不说话，旦子婆姨就说：“那就坐牢，管吃管喝，一年的口粮就省下了，省下的就是挣下的。”

公安说：“你们要想好，旦子好好干，有坐牢的那些时间还怕挣不回只羊来？”

旦子说：“这狗日的天气一年没下雨，把啥都晒没了，挣个屁，我坐牢。”

公安说：“你想好了。”

旦子说：“想好了。”

公安又问旦子的婆姨说：“你呢？”

旦子婆姨说：“想好了。”

公安说：“那就这样了。”说着就把铐子铐在了旦子的手上。

福根没有想到事情弄到了这个地步，他拉住公安说：“你看这事做的，

公安黑了脸说：“你这是想做啥，要我！”

旦子说：“没啥说的，我坐牢。”说着便径自骑到摩托上去了。

福根看着摩托出村子去了，他一下子瘫坐在山梁上。

旦子被拘留的第三天就下了场大过雨，那雨大得像龙王爷的肚子烂了。水村成了一个水的世界。水村一百四十多眼窖个个喝了个饱。

福根往窖里收满水回来，看着天空，心里却骂狗日的老天爷，你这不是作弄人嘛？

雨一停，他立刻往派出所赶。正好那公安在。福根忙递了根烟过去，那公安没接说：“又啥事。”

福根讨好地笑着说：“这雨下的，这雨下的，旦子他……”

公安说：“旦子得拘留十五天。”

福根说：“公安同志，你看这雨下的，能不能不拘留了？”

公安说：“你当这是你们家，想咋弄就咋弄？”

福根就无法说了，他看看公安，公安看报了，便回来了。

过了几天，旦子回来了，福根碰到旦子的时候想说点啥，可旦子像没看见他一样。

“日他妈！这事做的，这事做的。”他这么骂着想本来是准备和旦子做亲家的。

## 差 价

屠夫阿三眯着眼睛看日头的时候，日头就成了好几个，好几个日头，都散出好看的光圈来，让阿三觉得眼前的光景真好看，当他睁开眼睛看时，一切又都没有了，他说真目怪。又把眼睛眯上，又把眼睛睁开，又说真目怪。

屠夫阿三是坐在土峁峁上这样看日头的。这么看了几遍，他就站起来，在山峁峁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道：狗日的，还不来，再不来老子可要走了。

太阳酷烈起来了，由一块烧红的钢板，变成了烧红的针。一下一下往肉里扎，汗水就顺着那被扎出的孔往外渗，像泉子一样。

他不停地用衣襟扇着胸前，往狼崾岘看了看，还不见陈树，狗日的跌到沟里去了吗？他并没有走，他说我为啥要走。

在峁峁上来回走了几趟，一点风都走不出来，他索性就躺在峁峁上唱起来：

想和三妹妹亲上个口，  
背后来了哪一只狗。  
拾起砖头来打狗啊，  
砖头咬了我的手啊……

阿三眯着眼睛正唱着，就觉得耳朵里痒痒的。他用小手指头剜了剜。继续眯着眼睛看着日头唱，耳朵又痒了起来。他再去剜，手却触到了一根狗尾巴草，他睁开眼睛一看，是陈树。就坐了起来说：“我当你不来了，我都不要走了。”

“走就走了，日能的。”

陈树说着坐了下来。

“说了？”

“说了。”

“咋样。”

“她敢咋样？！”

屠夫阿三就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盒“金驼”烟来，递给陈树一根，自己点了一根，吃了两口，他依然眯着眼睛看日头，看着看着他说：“你把眼睛眯起来看日头，有好些个日头哩。”

陈树就把眼睛眯起来看。看了一会儿他说：“屎，就一个日头。”

屠夫阿三眯着眼睛看着日头说：“你眼睛有问题，明明几个你说一个。”

陈树眯着眼睛看着日头说：“明明一个，你说几个，你眼睛才有问题哩。”

屠夫阿三说：“眯起眼睛就是几个哩，你说一个，还说我眼睛有问题。”

陈树说：“把一个日头看成几个还说别人眼睛有问题，也不怕人笑话。”

他们说着就不看日头了，陈树在地上抠土，抠了一个很深的壕壕，他抬

抬起头来的时候，就想起来了，说：“你得找我些钱才对。”

屠夫阿三睁开了眯着的眼睛，盯着陈树说：“你说啥？”因为看太阳看得时间有些长，他眼前的陈树就有些模糊。

陈树说：“你得找我些钱才对。”

屠夫阿三说：“我找你些钱才对？找你些钱才对？对啥对！”

陈树说：“你妹妹一只眼，我妹妹两只眼。”

屠夫阿三说：“两只眼睛一只眼睛都一样，能看着就行，我还嫌多长了一只眼哩。”

陈树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要不人生来为啥就两只眼睛不生一只眼睛呢？”

屠夫阿三看看陈树，陈树没有让步的意思，他就站起来在走。陈树就说：“你得给我补点，不补我吃亏哩。”

屠夫阿三又递了一根“金驼”过去说：“咱都是亲戚了，还这么说。”

陈树说：“亲戚是亲戚，钱是钱。这不一样。”

屠夫阿三说：“我不补，我妹妹就是少了一只眼睛，再和女人一模一样，啥都不少。”

陈树说：“少一只眼睛就是少，你得补差价，就是到了集市上也是这个理，你一只眼的牛不找差价能换两只眼的牛吗？”

屠夫阿三不想再说了，就走。

妹妹的眼睛是他小时候玩射箭射瞎的，那时候他们都把柳树枝弯起来，把废了的胶轮车子内胎铰一条子下来拴在两头，折一枝芨芨在一头插一根针，射箭。后来他就把箭射进妹妹的眼睛里。那时间他挨了爹一顿打，但他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在这里等着他。

陈树说：“你走就走吧，不换就算了，我去找着换两只眼睛的女人。”

屠夫阿三听得这话就停了下来，不换咋行呢，他又回过头来。这时间他看到了远处的一群羊，看到羊群他就想起前些天的事来。

前些天他去集上杀猪，回来时和村子里打背篼卖篼背的王羔子走到一块儿，他们谝着谝着，王羔子说前天我看件好事哩。他问什么好事，王羔子就

说：“小菊和另一个男人正好着呢，我在山顶上放羊，他们就在一个山沟沟里，看得好显好显。”

他就问：“脱裤子了没？”

王羔子说：“他们抱在一块儿。”

他就放心了，只要裤子没脱，再啥事都不是个啥事。他不想再听王羔子说啥了。

王羔子却又说：“后来他们就躺下去了。”

他又忍不住了问：“躺下去以后呢？”

王羔子说：“他们互相摸。”

他又问：“他们怎么摸？”

王羔子说：“咋说呢，反正是摸，到处都摸。”

他有点紧张地说：“到处都摸，后来呢？”

王羔子说：“后来他们嘴对着嘴，和电影里的一样。”

他又问：“嘴对着嘴，后来呢？”

王羔子叹了一口气说：“没有后来了。”

他真正急了说：“咋会没有后来呢？”

王羔子说：“真的没有后来了。”

他急了一把就拉住了王羔子说：“咋会没有后来呢？”

王羔子说：“后来我的羊跑到庄稼地里去了。”

他问：“那男人是谁？”

王羔子说：“这我不能说。”

他想到这里就对陈树说：“你妹妹和人好过，可我妹妹却是正正经经的，从没惹过骚，这我都不说。”

陈树说：“你见着了？”

屠夫阿三说：“我没见着，可有人见着了。”

陈树说：“谁见着了？”

屠夫阿三不能说出人来，就说：“反正有人看见了，你妹妹和一个男  
人在后沟里。”

陈树说：“你连人都不敢往出献？”

屠夫阿三说：“反正有人看见了，你妹妹和一个男人在后沟里抱在一起，还摸。”

陈树说：“我妹妹肚子大了？”

屠夫阿三说：“我咋知道。”

陈树说：“那你还说啥？”

屠夫阿三没说的了，就蹴在地上吃烟，后来他说：“咱扯平算了，我不说你妹妹和人好过，你也别说我妹妹一只眼。”

陈树说：“不行，你得给我补点，不补点我吃亏哩。”

屠夫阿三盯着陈树看了看说：“你要多少补头？”

陈树想了想说：“咱结了亲就是一家了，就五百吧。”

屠夫阿三从地上蹦了起来说：“一只眼睛就五百！”他在地上走了几步又说：“一只眼睛五百？你说胡话哩。”

陈树说：“要是再啥还可以少点，眼睛就在脸上，人一抬眼就看见了，看见了就老觉得不好受。”

屠夫阿三说：“看惯了就好了，我一开头看着也觉得别扭。”

陈树说：“我看不惯，再说别人会笑话我，说我两只眼睛换了一只眼睛却啥也没占上。”

屠夫阿三想了想说：“五百太多了，二百。”

陈树就说：“你也别说二百，四百。”

屠夫阿三说：“不行，我杀一年猪才挣几个钱，二百五，再多一分钱我都不出了，成了成，不成了就算屎了。”

陈树就眯着眼睛看日头，这时候他看日头真成了好几个了，他就说：“成，但过门那天你得把钱带来，没钱我可不给人。”

他看了看屠夫阿三又说：“咱都是好亲戚，莫为这事失了和气。”

屠夫阿三说：“行。”

屠夫阿三答应了，他想起女人，想起女人的肉肉。他心里说就当个亏吃吧，亏吃下去都是福哩。